

卷二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說-南宋
索書號 貴重-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々兢

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麓豪却一點

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7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佗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
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
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
掌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
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原章家族危如累卵
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
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
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

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
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
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
四海萬姓皆怨矣釁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
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
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問陳三聖
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
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
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

聘庸釋^疑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
苛解^疑燒^疑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遂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
則易危爲安轉^疑旣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
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
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

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
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
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
松床^亮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貪富貴
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
召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

對曰佳銀盃者佳乎瓦盃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
曰盃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
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丁本
乃以西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
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去古
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
谷谷命風去婦之詞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筇雖遭放

棄而猶反顧其家戀々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
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
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語寄黃金何日贖蛾
眉君王谷谷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官裏時前輩以爲
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恋々不忘君之意也歐
陽公明妃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
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
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饑垂翅青冥殘盃冷
炙酸辛萬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

山回首清渭濱亦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斯谷風之爲婦絲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期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肫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廡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譏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如君王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超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夢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皇娶韋昭

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
宜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
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二
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
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象可天顏壽王
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
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夜半宴歸宮漏末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
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世大夫危言峻節迂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遷創
刑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
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雲去上了青霄莫愛身
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
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
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雀到京華故山

嚴經應惆悵六之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
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之老新峨豸
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劉其父也
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
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
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援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盜賊夷狄之
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

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
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
之近時真西山批荅參政樓鑄乞致仕不允云夫
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
言輩以是却臣隣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
又切矣

物畏其天

顏瀆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鸚鵡畏其天也
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

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
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哇哇凝立待啖不敢動
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其急蜈蚣漸近蛇不復
連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
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
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蜈
蚣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
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
竹視之蜈蚣已節々爛斷如蠶醬矣蓋蜘蛛搖腹

蜈蚣形如車青黑色千
二斤長五六尺
雌雄負雄者必
得其子如麻子

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
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
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
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
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大小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

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
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
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加曾幼
慶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存問逐客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
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陞升之泰發姪婿也告
許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外之貶雷

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鑄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
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
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宋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指剴
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
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諫將臨筆不敢下
橈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
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鼎

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事重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讐。經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晉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載天之讎也。宋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

州故澹庵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進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桮服見客。楊客位云。榮陽呂公堂

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野服爲禮而
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
事本末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
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
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
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
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
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
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

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
亡繇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
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
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
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
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止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

長吏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舉人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義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虜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又云事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
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
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直一翰林
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
之於李實豈亦若是邪終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
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后之過毀譽猶
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

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
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
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
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
人把做什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楚色
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
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
玲瓏活終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宋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聲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軸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斌右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推蕭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嗟嗟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

三代乃夏殷周
非仍漢唐宋也

以乃竹符也為
郡守持此信

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
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
幾送迎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股民血空
教適宦情忍聞分行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宛王假山成請官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
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煥煌臣以為
塗膏鬻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
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
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
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
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谷定則雖蕭
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
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

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

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之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聲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

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
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如知心
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厚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克人
也以此得官往之京師見章厚自言能殺元城厚
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事速還及境郡
守遣人告元城之略處置後車與客笑談飲酒

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而
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
夜半盡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
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
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師胡舜陟欲爲檜
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
不奉命舜陟大怒又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
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沮登乃獲免近時大
捱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師錢宏祖

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愛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譴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官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

彼指齊名

盡魯君之心君心既盡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々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邀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
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
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
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
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
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
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
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
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

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
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
密院事時年才三十三

贈頭陀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
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
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
便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舉問切已事不知
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

短檠集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
多矣是未知著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
金登第後國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
江湖二十年布衫濶袖裹風煙如今個樣新裝束
典却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
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景綸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
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嘗
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
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
爲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衆之而有
於都人士中爲最盛雖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